



棗陽 · 棘陽解

105



王治明

棗陽與棘陽，是中國歷史上先後出現的兩個縣名，且棘陽在前，棗陽在後，因此，《棗陽縣志》曾有言：“棗陽實承棘陽而立。”對此，筆者不敢苟同，現分解如次。

一、棗陽與棘陽是兩個不同的歷史地理概念

《辭海·歷史地理·棘陽》：“古縣名，西漢置，因在棘水之陽得名”。這裡不僅說明縣名出現的時間，而且也說明了縣名來歷。據我的理解，該地名還有他本身的傳承。《史記·年表》載：西元前304年，楚王與秦王“會于黃棘”，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戰國時期楚越幅的“宛城”南邊不遠處標有“黃棘”的地名，而該圖集在西漢時期原“黃棘”所標注的位置上已經標注為“棘陽”了。可見，棘陽在漢代建縣是有他的歷史基礎的，因為他在戰國時期就是楚國北部的重鎮之一，是歷史上著名的“征伐會同”之地。

“棗陽”之名也有悠久的歷史。漢許慎《說文解字》載：“鄴：南陽棗陽鄉，從邑，巢聲。”（中華書局影印，1965年12月第1版，1979年10月天津第5次印刷）許慎的《說文解字》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字書。據其對“鄴”字的解釋可知，最遲在《說文解字》成書的東漢（西元100年）就有了“棗陽”地名，而且那時已是鄉的建制了。如果我們再深層次地思索，“棗陽”一名可能更久遠，按《說文解字》

106 的說法：“從邑，巢聲。”中國文字中帶“邑”字旁的字是地名專用字，則“鄴”字是專為“棗陽”命名而造的文字。“鄴”是棗陽的官稱或書面稱謂，“棗陽”是當地流行的俗稱。由此可知，早在我國先民熟練地掌握了造字方法、造字原則並將這些方法原則運用到為地名造字的時候，就已經有了“棗陽”地名。而用這些造字方法和原則為某地命名，是得到當時及後來政府承認了的，史家記事也以此為準秉筆而書。《後漢書·鄭眾傳》記載：“帝以眾功美，封鄴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可證東漢末年“鄴鄉”仍與棗陽通用。

二、棗陽與棘陽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兩者距離甚遠

任何一個地名，都有一個地理方位問題，也就是他的座落點。地圖學謂之座標。在不明確一個地名的具體方位的時候，只要有相應的參照物或參照點，也可以找到他的相對位置。棘陽的方位在什麼地方呢，我們從一些史籍資料中不難作出判斷。

現以春陵作對照點，可以看出棗陽與當時的棘陽之間有相當大距離間隔。“春陵”即今棗陽的吳店鎮，距離棗陽城二十公里。西漢末年劉秀起兵反新莽，號“春陵兵”，即以此為名。春陵兵最初進兵路線，在《後漢書》人物傳記部分有多處相同的表述，今僅舉一例：“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伯升複收會兵眾，還保棘陽。”（中華書局版《後漢書》卷十四），這條資訊中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地名：唐子鄉、湖陽、棘陽、宛、小長安。此外，還有幾個詞也應引起注意：一是“合軍而進”的“進”字；二是“進拔棘陽”的“進”字，三是“至小長安”的“至”字。這兩“進”一“至”，表明劉秀的春陵兵已遠離春陵，過了湖陽、攻下棘陽，下一目標就是出棘陽“攻宛”，現已兵臨小長安了。既然是由棘陽出兵“欲攻宛”，說明春陵兵離宛城這一進攻目標已不是什麼遙遠的距離了。據“時天密霧”判斷，漢兵由棘陽出發至與新莽兵遭遇時，徒步行軍約兩個小時，時間應在上午十點鐘



左右霧尚未收時，這一段行軍程途也不過二十里路罷了。從此次戰鬥是一次突然間的遭遇戰來看，從宛城前來鎮壓漢軍的新莽兵出發時間及行軍所用時間應與劉秀軍幾乎相同，則他們也走了大約二十里路程，兩者在宛城與棘陽的中間地帶迎頭相遇。據此推斷，棘陽與宛城間的距離大致應在二十公里左右。

《後漢書·齊武王傳》（中華書局版·卷十四）載劉縯的話：“舂陵去宛，三百里耳。”減去兩頭的距離，即舂陵至棗陽、棘陽至宛城各二十公里的路程，理論上推斷，則棗陽城至棘陽城之間的距離應不低於或等於 100 公里。

三、棗陽與棘陽所處的水域不同

來看下面兩條資料。

其一，“比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二源微小，至城漸大，城周回則水……其城之西，舊棘陽縣治，故亦謂之棘陽城也。謝水又東南經新都縣，左注比水”（王國維《水經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5 月第 1 版，1984 年 5 月 1 次印刷）。

其二，“又東南與棘水合，水上承赭水，赭水出棘陽縣北，數源併發，南流經小赭鄉，謂之小赭水，……二湖流注，合為黃水，經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黃淳水，又南經棘陽縣故城西，是知斯水為棘水也……棘水又南經新野縣，曆黃郵聚，……棘水自新野縣東，南流入于育水，謂之為力（今為溧，筆者注）口也”。（版本同上引）

謝水今謂之澗河，流經唐河縣境內，棘水今謂之溧河，流經南陽與新野兩縣，棘陽處於這兩水之間；而棗陽屬盡水流域。從水域上看，棗陽與棘陽毫不相干。依據對上述資料的分析，參考譚其驤先生著《中國歷史地圖集》，判斷古棘陽在今地圖上的位置，應是在今南陽市宛城區東南 20 公里左右的地方，位於瓦店、金華、黃台崗三點之間的範圍內，正是謝水和溧河的中間地帶。

四、棘陽的去向和棗陽的來歷各自不同

在探討棗陽與棘陽的關係時，還有一個需要弄清的問題：在兩漢、魏晉直到隋朝初，一直有棘陽縣而無棗陽縣，但到隋代初期後，卻有了棗陽縣而不見了棘陽縣，如果不是棘陽變為棗陽或者廢其縣附其地入棗陽的話，究竟棘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回答這個問題，《隋書·地理志》說的最明白：“新野：舊曰棘陽，並置新野郡，又有漢廣郡，西魏改為黃崗郡。又有南棘陽縣，改為百寧縣。後周二郡並廢，並南棘陽入焉。開皇初更名新野。”這個解釋的脈絡很清楚：舊時棘陽縣曾置新野郡，又置有漢廣郡（改為黃崗郡），領有南棘陽縣，至後周，新野郡與黃崗郡同時廢止，把南棘陽併入棘陽，到開皇初年，這個棘陽縣就更名為新野縣了。這裡的棘陽去向，根據《隋書·志》所述，應是指魏之南棘陽的歸宿。至於漢棘陽（西漢--南齊）的去向，情況很複雜，一言難盡。可以肯定的是，至南齊建武末年（永泰元年），“魏主拓拔宏寇沒南陽五郡”（水經注語）之時，它已經有他自己的歸宿。為省去不必要的鋪陳，故此處不涉及漢棘陽。

現在再來看棗陽的來歷。《隋書·地理志下》春陵郡棗陽縣的注：“舊曰廣昌，並置廣昌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縣改名焉。”這個注也很清楚，棗陽縣是在隋仁壽元年由廣昌縣改名而來。棗陽的出現與棘陽的消失，分別在“仁壽元年”和“開皇初”，這是兩個不同的年號，據萬國鼎編《中國歷史紀年表》（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北京版）推算，“開皇初”應為西元582年，仁壽元年則已是西元601年了，期間相距20個年頭。

本文結論：棗陽與棘陽是兩個不同的歷史地理概念，兩個地點間有相當大的距離空間，又處在不同的水域，縣名消失和縣名出現的時間也不相同。因此，棗陽和棘陽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